

# 天馬行空—— 莊子的世界 (21)

陳重文 主講  
真穹·澄慧整理

(接二三期)

宋榮子的修養雖然已到了「定乎內外之分，辯乎榮辱之境。」但莊子猶感還有未建立的部份，即全體的人生而言，猶未樹。故而往下談及比宋榮子還要更高境界的人。「夫列子御風而行，泠然善也。」列子呢！每次要旅行時，等著季風來臨，就乘風而去，腳都不要動，御風而行，他有這樣的道術。「泠然善也。」輕飄飄的，好完善啊！「旬有五日而後反。」往往一出去旅遊，十五天以後才回來。「彼於致福者，未數數然也。」前面所言，宋榮子對於世間的

世俗東西，未數數然，這裡說「彼於致福者。」致福乃求備於物，許多版本的注解，未詳解此意，而在列子一書裡有這麼一段言及：「列子好遊，喜歡去旅遊，遊得好愉快。回來跟他的老師誇耀：旅遊，大家都不會遊，只有我最會遊。您看我跑去外面旅遊，遊得好高興。他的老師問他『你怎麼遊法？告訴我。』我遊出去，天天看，外面都在變，沒有一個不變，這個變化很新鮮。大家都變了，他們還不知道他們在變。我看到有人看到黃金就被誘惑，招贅了。有人看到鮮花，跑過去欣賞，被吸引了。看

到這麼一幕幕情形，你看外面都變得那麼厲害，只有我站在外面欣賞，他們都被我欣賞，他們都不知道。換句話說，整個世界都在演戲。只有他沒有，他是觀戲者，所以他遊得很愉快，看透了人生的所有光明面、黑暗面。什麼都看透，所以很會享受生命。結果他的老師就跟他講：「你這個叫做會遊哦！我請問你『你有沒有變化？你只是觀察人家外面都在變，你自己在變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』」

『對啊！我怎麼沒想到這一點。』列子驚嘆著說。他的老師才下結論，真正會遊的人，不往外追求，不求備於物。」列子為什麼遊得那麼愉快呢？今天遊美國，明天遊歐洲，後天遊南極、北極，天天看新鮮的事物，求備於物。我發願這一世地球的奇觀妙景通通要欣賞完畢才回家。思惟著那一個地方還沒有玩到，自忖不行，還要再去玩。你看他求於什麼東西都要完備。每一幕不同的人生百態，怎麼看得完，今天的人生百態，明天又發生另一個型態，根本看不完，而且都在觀看外表皮毛，叫做求備於物；內觀者，求備於己。求完備在自己身上，不是求完備於外在的萬物，外在的萬物那麼多，我們怎麼能求完備呢？被

他的老師訴說一番，他才知道，原來我還不懂得戲哦！不懂得享受生命。

我們想想看，我們為什麼那麼喜歡賺錢，求備於物嘛！別人有的我也希望有，他家有一個好茶杯比我本有的更好，我也想買，再貴也在所不惜，全世界大家有的，我就有，家裡充滿了物品，這樣的人生真的夠嗎？有了這麼多東西，就生活得很愉快嗎？大概一周吧！最多一個月，或者半年吧！他還待在那個家裡待得住嗎？如果把全世界的所有東西變成小人國，都濃縮在你家裡，但是你不要再出家門一步，看看有沒有人願意，鎖在裡面，活在東西堆裡享受，願不願意？是不是寧願像一隻小鳥，在外飛翔，也不要被關在那小人國的萬花筒世界裡。所以這個求備於物，是永遠沒辦法達成的。

世間法都在求致福，列子也以致福者，他對於求備於萬物未數數然也。他並沒有說：我要趕快、趕快，我遊到那裡算到那裡，總是要通通遊完才肯回家。地球的每一個角落，通通要遊完。你東半球剛剛遊完，遊到西半球時，東半球又發生變化。列子從這裡開始遊遊遊繞一圈，來到這一邊的時候，這邊半球遊過，那邊沒

有遊，然後又繼續遊遊遊，遊回到那邊以後，這邊早就變了，等他遊一段時間回來，這邊就變了。他一看跟以前不同，以為又是新的東西，又遊過去，於是如此的再繞一萬圈，每次都有不同事物景象，因為「諸行無常」，「物之動也，若驟若馳」。萬物隨時都在變化之中，他的變化很快，好像驟然，碰碰碰一直跳，跳不停。雖然列子沒有說我今天非限十天遊完多少地方，不過他有一個願望：我一定要全部遊完。可是遊到死也遊不完，所有沒有用的，這叫「彼於致福者，未數數然也。」

沒有急急忙忙很快很快，趕快趕快，雖然他沒那麼高的道行，「此雖免乎行」不趕快的話，季節風又來了，我又乘風而去，不要花費我的力氣，很神通吧！雖然不用腳走路，不過「猶有所待者也。」還是要等待風來了，他才能動。再去求備於物。至此我們回顧由一個官史、一個鄉長、一個宰相直到宋榮子以至於列子，一層層的愈來愈高，但最後還「猶有待」啊！

「若夫乘天地之正」，就是這一整段的結論。天地間本來就有的才可以叫天地之正，加上人為的就是天地

之邪，不是天地之正；順著自然節奏而變化的都叫做天地之正，春天就是春天，春天變冬天就是天地之邪；日蝕的時候，白天忽然變成黑暗一片，這是天地之邪來了；冬天刮颱風，夏天忽然間下雪，這個不都是天地之邪嗎？莊子所謂的乘天地之正，就是乘著天地運轉的自然節奏而行。

「而御六氣之辯」，六氣是風、雨、陰、陽、晦、朔。晦朔就是指早上和晚上。御就是乘坐和駕御的意思。辯就是辨別天氣都有不同的變化。若我們能乘著自然的節奏而隨著天氣的變化，就可以遊於無窮盡的地步，這個「以遊無窮者」用禪宗的話來講，就是無門慧開禪師的詩：「春有百花秋有月，夏有涼風冬有雪，若無閒事掛心頭，便是人間好時節。」春有百花秋有月這個就是自然的，春天有百花可以賞，秋天蕭颯看看月亮很痛快，夏天那麼熱的時候有涼風，很舒服啊。冬天可以看看雪景，這個就是乘天地之正，御六氣之辯，就能遊於無窮的人。

這樣順著自然節奏的人「彼且惡乎待哉？」他還須要等待什麼嗎？「故曰：至人無己，神人無功，聖人無名。」最後做一個結論，所以說真

正人格達到極致的人它已經沒有自己的存在，不覺得有一個我存在，這個跟佛教講的有一點類似。神人無功，神人不是有神通之人的意思，神是特別指作用，發揮的功能叫神，神人是至人的另一個別稱。何謂無功？一切順任自然的東西來變化，不是我刻意去把它變化。聖人無名，真正的聖人是沒有名稱的，如果某某人大家都認為他好了不起，那絕不是聖人，真正的聖人是你認不出他的。在中國大陸的大叢林裡，往往認不出來方丈是誰，他常常穿的很平常，跟他錯身而過還不知道。古代大叢林的方丈也是那樣，非常的樸素，平常生活的時候，甚至捲起袖子去工作。你就認不出來，這樣就是聖人無名。

接下來莊子講三個故事，分別說明聖人無名、神人無功和至人無己。先講一個聖人無名的故事：「堯讓天下於許由」堯將要禪讓天下給許由，一聽啊，立刻跑到河邊去洗耳朵。有個牧牛的要牽牛來喝水，看到許由，好奇的問：「老先生啊，看你在這裡洗耳朵那麼久，你到底在洗什麼？」，「我今天聽了那個全世界最髒的話！」，牧牛人再問：「什麼髒話那麼髒？」，「堯說要讓皇帝給我

啊！」，牧牛人聽了後說道：「我的牛怎麼可以喝你洗過耳朵的水？」趕快牽牛到上游去喝。上古時代的人對於皇位沒有什麼興趣，這裡講的是當時的大概實況。

堯想讓天下於許由，理由是這樣的「其於光也，不亦難乎？」意思是指許由是個偉大的人物，就像太陽月亮出來，光明普照，而堯自比小小的火炬，當太陽出來後還在點這個蠟燭，不是很可笑嗎？

「時雨降矣，而猶浸灌，其於澤也，不亦勞乎？」雨水已經下的過多，還在開水門、開水庫灌溉，這個不是很可笑嗎？對於草澤不是過份的勞累了嗎？就是徒勞無功啊！

(續下期)

